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主编 ◎ 朱世增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萬友生 諭外感病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主编◎朱世增

萬友生論外感病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友生论外感病/朱世增主编.—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8.12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ISBN 978-7-81121-090-3

I. 万… II. 朱… III. 外感病—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IV. R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027号

## 版权声明

本套《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丛书，由于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著作权，我社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本书的权利人请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1403房间 邮编：100083

联系人：张艳 电话：010-8235-1004 传真：010-8235-7055

邮箱：zyan326@163.com

## 万友生论外感病

主编 朱世增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tcmonline.com.cn>

（上海浦东新区蔡伦路1200号 邮政编码20120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开本880mm×1168mm 印张13.875 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数 324千字

ISBN 978-7-81121-090-3/R.081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科，或电话：021-51322545联系）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成

# 二十世纪 中医学术 之精华

二〇〇六年八月

邵建南 撰



# 《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 编纂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邓铁涛 石仰山 朱汝功 朱良春 何 任  
张灿玾 韩百灵 裴沛然 颜德馨

名誉主审：崔仲平

主 审：朱邦贤

主 编：朱世增

编 委：马 跃 刘 喆 曲环汝 任宏丽 汪 勤  
李 萍 李孝刚 李姝淳 李艳红 吴兴全  
张 庆 张丽敏 岳冬辉 孟令一 姜水印  
胡亚男 聂金娜 魏晓光

# 襄序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代有名家。

《内》、《难》、《本经》、仲景学说奠定了中医学基础。

两汉以下，隋有巢元方，唐有孙思邈、王焘，金元有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诸多医家，各树一帜，而以孙思邈《千金方》最为可观。

明清以降，亦名医辈出，如李时珍、王肯堂、张景岳、叶天士、薛雪、陈修园等，各有专长，名垂后世。

近代则以孟河学派著名海内，丁甘仁先生首创中医专门学校（后改名上海中医学院），开全国中医办学之先河，为中医界培养人才，桃李满园，学生中多有医界精英，此编所集，除出身中医世家者外，多为医校栽培之高材生，对中医教学、临床富有经验，并成为建国后国家兴办中医院校之学术支柱，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为发扬中医学，纂集、出版《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丛书，集50位全国已故名中医之临床经验，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骨伤诸科。诸家论述，见解异同不一，可供医界同仁治学之借鉴和临床参考。

近百年来，科技飞速发展，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如何搜撷中医学精华而融入现代科学之大厦，中医工作者和西学中同道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朱世增君，青年中医之佼佼者。朱君临证之余，热心中医事业，于汗牛充栋的中医资料中大海捞针，甄别取舍，使上世纪名老中医华章再现于世，可谓有功于岐黄者，深可钦佩。

余已耄耋之年，平生治学庞杂，虽亦涉猎医学，自知学术谫陋，对祖国医学之研究极为肤浅，深感愧疚。昔尝撰句，录之以励其志。

焰续明堂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  
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中华后起才。

袁沛生

2008年10月



# 张序

时迁斗转，物换星移，回首百年沧桑，不胜今昔之感。时士顾我岐黄大业，乃华夏文化之精粹，民族智慧之结晶。地灵贤哲，代不乏人，千秋万世，传承有序。为我炎黄子孙之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史籍可征，天地可鉴。

然自有清之末，国运益衰，洋人窥视；炮舰之余，西学东渐；洋人设教，信者从之；奴化之辈，效者有之。我华夏文化遗产，每遭践踏，三大国粹之一的中医学，尤难逃此厄运。至北洋政府与民国政府时期，“废止中医”与“消灭中医”之声，甚嚣尘上；“中医不科学”、“中医是封建医”之非，棍棒齐加。当此关乎中医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是我中医界之前辈，代表民愿，冒死抗争。民国政府，虽立案未成，然限制重重，加之后来，又遭国难。在此如此困境中，前辈们治病救人，培育传人，为中医学术的提高，鞠躬尽瘁。他们是民族文化精华的卫士，是一代岐黄宗师。

今日挖掘其学术财富，决非仅为执技之流索取青囊秘术。重在学习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奋斗精神；谨遵古训而不泥古的学术思想；大胆创新而不离宗的治学原则；谨守规矩而取用于巧的大匠风范；善于运

用传统文化对中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良好学风。是可谓大医之道也。

由于各种社会的、个人的因素，上述诸多国手名家，大多未能将其宝贵的学术财富全部保留下来，造福于后世，殊为憾事也。

今有朱世增君，为中医大业计，甘愿探海拾贝，掘土寻金，致力于整理《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工作，计收医家五十位，一千六百余万言，使尘封数十年的二十世纪中医学术精华再现光辉。此皇皇巨制，工程浩大，朱君所付艰辛可知。余嘉其有功于岐黄，欣然命笔，不计不拙，倾且贺焉。

临案操笔，感慨系之，每忆数十年来，多曾向前进师长，请教学艺；与良朋益友，同堂共议。顾念之情，无日或释。笔墨之余，特赋拙句一纸，以示永怀。

回看青山忆险峰，几经桑海论西东；  
时访得真容在，无限风流尽个中。

五龙山人张灿玾谨序

戊子季夏于山左历下之琴石书屋

# 序

我出生在中医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祖国医药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接触到中医学知识却并不顺利。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我从小就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一开始接触中医时，却遇到了许多困难。我开始阅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但理解起来并不容易。我开始尝试自己动手配药，但效果并不理想。我开始向中医师请教，但得到的回答往往令我失望。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开始怀疑中医的价值。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努力学习中医知识，不断实践，终于在中医这条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我自幼从舅父徐景云先生习医。舅父出身名门望族，上世纪二十年代，舅父毕业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以医名冠于乡里。舅父晚年病重时曾执我手道：“吾恐不久人世，未竟心愿有二：其一，搜集散佚于民间有效的单方、验方，不使湮没；其二，整理当代名老中医经验，为后人所用。”沉吟良久，复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吾医源远流长，功侔造化，若于我们这一代消亡，你我皆千古罪人也。汝当以振兴吾医为己任，切记！切记！”舅父去世后，我曾用四年时间考察、搜集民间的单方、验方，著成《山野遗方》一书。

其后之岁月，苦于诊务繁忙，日月蹉跎，忽忽二十余春秋过去。每念及舅父所托，未尝不诚惶诚恐，汗出浃背。

上个世纪是中医界人才荟萃，大家辈出，学术气氛异常活跃时期。这一时期的医家，均出生于晚清或民国，小时接受私塾教育，奠定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且大多出身于中医世家，故学术上多能有所建树。其中，治疗伤寒、温病、外感病大家有之；治疗心脑、脾胃、肝胆、肺肾等内科杂病大家有之；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骨伤科、皮肤科、针灸科临证大家亦有之，可谓各有千秋。他们是上个世纪中医之脊梁。

时至今日，这些老中医大多已作古。他们中，只有少

数人有著作留于世，而大部分老中医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均保留在那个年代的多种中医杂志中，故挖掘上世纪的中医杂志，是整理名老中医经验的唯一途径。我国地域广大，杂志种类繁多，且历时久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则需解决竖排版，繁体字，无书名号，标点、文字使用极不规范的问题；而纸张老化造成的字迹模糊、缺页断行者，则需查找其他图书馆之文，反复核对、厘正，以求完整、准确地再现作者原文。个中艰辛，难以尽述，然笔者却乐此不疲，如部分老中医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立说，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觅其雪泥鸿爪，一有所获，便欣然忘食者矣！如是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夫不负有心人，《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终于问世。全套书计五十本，一千六百余万字。书后有详细书目。

付梓在即，感慨系之。舅父嘱托，犹在耳边。幸不辱使命，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本丛书的运作，得到了邓铁涛、裘沛然、张灿玾等诸多当代中医泰斗的首肯，并为书题辞，作序，出任顾问。在此深表谢意！

继本丛书之后，将推出本丛书续集《当代名老中医经验集》，亦为五十本。此项工作已完成大半，预计2009年末出版。

朱世增于江城书斋

2008年11月

# 前 言

中医治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理论和实践都有悠久的历史。虽然中医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本书是名老中医万友生先生一生治学、行医、教学、科研生涯的心得体会及经验荟萃。

先生早年考入南昌神州国医专修院，系统学习了四大经典及历代医学名著。治学侧重于伤寒、温病学。书中“《伤寒论》概说”、“温病概说”两文，计五万六千余言，以《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及温病名方为纲，以纲统证，以证遣药，条理分明，使人一目了然。

在此基础上，先生提出“寒温统一论”，认为伤寒学说详于表里寒证治法而重在救阳，温病学说详于表里热证而重在救阴，分开来各有缺陷，合之便成完璧。书中“医案拾萃”栏目，经方时方并用，充分体现了这一学术特点。

长于化裁经方治疗疑难杂证，是先生又一特色。如桂枝汤，先生将其分别用于关节炎、室性早搏、神经官能症、周围性神经炎、硬化性骨炎的治疗，每取满意疗效。一周围性神经炎男患，病程一年余，手足麻木冰冷，踝关节以下毫无冷热痛痒知觉。先生化裁桂枝汤，实是以当归四逆汤治之。计服药 19 剂，后以丸剂巩固疗效，痊愈后四年未复发。一久患寒湿痹者，左下肢拘急麻痹，天寒尤甚，夜难成寐，行走须人扶持，几乎终日卧床，左腿跛躑呈侧弯状。先生投以桂枝汤加附子、白术。计服药五十七剂，症状消失，左腿变形亦基本恢复正常。先生之用经方，大抵如此。

先生长期致力于“阴火”及“甘温除热”法的研究，临证尤喜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一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合并大叶性肺炎，体温高达 40 度，用多种抗菌素高热不退。会诊时患者呈一派气虚已极之象，先生取甘温除热法，投以补中益气汤，五剂后体温降至 38 度，继服二十三剂而愈。先生可谓善读东垣书者。

先生少读私塾，长而学医，寝馈岐黄数十春秋，理论颇多建树，临证活人无数，教学、科研硕果累累。直至晚年仍关注中医人才培养及进修问题，对中医事业可谓是一片赤子之心。

# 目 录

寢馈岐黄五十年 ..... 1

## 临证经验

湿温病的辨证与治疗 ..... 12

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 ..... 24

应用寒温统一的热病理论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临床研究 ..... 33

论汗法的运用和体会 ..... 43

略论阴火与甘温除热 ..... 55

略论太阳病中风表虚和伤寒表实 ..... 81

略论厥阴病 ..... 87

从大便硬与溏论伤寒和温病的下法 ..... 93

阴火的辨证施治 ..... 103

略论内伤热病 ..... 115

肝风当辨阴阳论治 ..... 122

食入恶寒一例证治体会 ..... 126

## 医理阐释

《伤寒论》概说 ..... 130

伤寒的病因病机问题 ..... 178

略论《伤寒论》厥阴病 ..... 188

欲识厥阴病 寒温合看明 ..... 198

论风伤卫、寒伤营和风寒两伤营卫 ..... 209

《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与八纲八法 ..... 217

从《伤寒论》热化证治谈起 .....	224
脾胃在《伤寒论》三阳三阴病中的重要地位 .....	232
《伤寒百问》的学术思想及其评价 .....	238
温病概说 .....	244
温病病因病机论 .....	268
八纲统一寒温证治 建立热病学科体系 .....	276
寒温统一论 .....	284
寒温病机论 .....	324
论热病的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 .....	331
寒温纵横论 .....	338
从中医学术系统谈到中医进修问题 .....	344
我的学术思想形成的历程 .....	351

### 方药解析

桂枝汤及其加减法的临床体会 .....	358
我对仲景麻黄类方剂的几点体会 .....	370
经方临证经验 .....	378

### 医案拾萃

感冒案 .....	386
急性扁桃体炎案 .....	392
急性支气管炎案 .....	394
急性肺炎案 .....	396
急性脑炎案 .....	401
败血症案 .....	408
流行性出血热案 .....	417
湿温案 .....	423
痢疾案 .....	425
伤寒夹阴案 .....	428

## 寝馈岐黄五十年

我的学历是从私塾开始的。由于读过孔孟之书，因而具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这就为我考入南昌神州国医专修院（后来改名为江西中医专门学校），攻克经典难关，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当时老师不仅特别重视古文水平，同时也很重视书法，考试评分时，字写得好的加分，否则减分。他们认为，中国医学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医学家大都兼通中国文学和书法。当时社会上也常给中医以这种压力，即中医开方时，字写得好的，就会受到病家青睐；否则就会遭到白眼。

我在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学了三年中医药学理论，由于日寇侵扰，学校停办，未能临床实习，深引为憾。离校之后，继续寻师访友，曾遥从上海名医陆渊雷为师，尽购其著作而读之。我很钦佩他博通古今的学问，从而开拓了我的心胸和眼界。但他以西释中的论述，既受到启发，又感到疑惑。并在当时中医界守旧、维新和折中三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中颇感踌躇，只是由于自己缺乏西医知识，无力维新和折衷，不得不守旧以求自慰而已。因此，在解放前战乱十多年的医途中，一直是坚持固有传统，不断深入钻研的。当时行医的生涯虽苦，但自学的蔗境弥甘。现在重读当年用墨笔正楷书写的《诸病证治提要》、《伤寒论六经分证》、《药选》和《药物分类提要》等资料，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乐在苦中的坚毅精神犹跃然纸上，使我老而忘倦。

解放后,执行中医内科业务十多年的我,参加了南昌市中医进修班,比较系统地学了一些西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知识。由于寝馈岐黄医学已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并未因之而使自己改造成为“西医”,相反,在学习西医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少的启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而奋斗终身的信心。

回忆我从临床实践到理论研究这一漫长的历程,是甘苦备尝、不无体会的。这里略谈四点:

## 一、关于经方和时方的问题

我在学校学医时,对老师之间的经方派与时方派的争论颇感兴趣,但并无成见。只是由于张仲景乃医中之圣人,因而对经方尤为喜爱罢了。离校走向社会后,在早期临床实践中,虽然喜用经方,但也常用时方,并初步体会到只要用之得当,都能药到病除。但这尚处于一般性的摸索阶段。嗣因先后在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长期教授《伤寒论》,为了进一步印证经方疗效,提高教学质量,才在临幊上偏重药味少而用量大的经方(即使有时选用时方,也喜欢药少量大的),并常向学生推崇“少而精”的经方,批评“多而杂”的时方。但我思想上并不排斥“多而精”的时方,认为用药如用兵,虽然“多而杂”的时方,好比乌合之众,杂乱无章,一哄而上,临阵必败;但“多而精”的时方则好比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井井有条,临阵必胜。如李东垣方虽有多至一二十味的,但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每奏良效,即其例证。只是当时我寝馈长沙堂室,言行悉遵仲景,对“多而精”的时方,心虽许之,但尚未及深研。

文化大革命后,我讲课渐少,而看病渐多,为了进一步摸

